

我是谁？我来自何方？
谁能告诉我回家的路？

文明的母地

W E N M I N G D E M U D I

◎白剑 著

散落的祖先遗骨

从高高的昆仑山一路出发

脚掌的叹息

陷落成一个个遥远的文明古国

在楼兰、在黄河、在横断山脉

在龙山、在大汶口、在三星堆

在氏羌、在比夏、在夏商周

一个身影就是一粒种子

……



人民出版社

金领文化

▶ 我是谁？我来自何方？

▶ 谁能告诉我回家的路？

文明的母地

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其裂变的考古报告

◎白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母地:华夏文明起源及裂变的考古报告/白剑著.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1

ISBN 7-220-05729-6

I. 文… II. 白… III. 巴蜀文化—研究 IV. 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127 号

文 明 的 母 地

责任编辑	杨 千
封面设计	王玉浩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印 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729-6/K·792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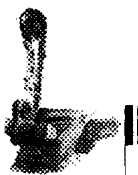
历史的潜望镜（代序）

001

关于中国史前史，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如一条凸凹不平、时有时无的残缺之路，虽经历代学者发掘和维修，有些段落甚至经过精心地梳理和编织，已成“定论”，但它虚实相间、神史混杂的系统依然如盘古开天之时，混沌不清。研究者们总是不断地自己也在怀疑：这是否是中国古人真实走过的路？

黄帝、炎帝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王？嫫母是否真的是开国圣母，像人类的女性一样，曾经生儿育女？56个民族如何形成的？他们早期的群落该如何描述？他们是否同宗共祖？他们有哪些相同的文化或生活习俗可以辩识？史前的西部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乐园吗？为何一步步丢下那么荒颓的城市？沿着这些废弃的城市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由西北走到东部沿海？迁徙过程中留下的哪些文明的记号是可以确认的？还有，青铜文明到底兴于何时？魅力无穷的丝绸之路为何躺在一片死亡的沙漠之中？史前的图腾崇拜怎样兴起，其庞大的神明文化系统怎样发生？又是怎样进行纵向发展与横向传播的？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的史前之谜，从其产生起到今天，依然停留在盘古时代。剪不断，理还乱，按照传统提供的路标，我们仿佛总被误引到离目的地更远的地方，不得不让人对这条路所指示的方向表示怀疑——尽管为了筑砌它们已耗尽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心血和智慧。然而我们还是要说，上述哪一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我们都有可能再次误入歧途。并且从某种方面来讲，这些问题不解决，后边的所有问题都是无源之水。



窥探中国史前历史真相的眼洞，终于在 20 世纪末出现在广汉三星堆的遗址上！两个盛装着精美器物，同时满载着中国古代一段辉煌历史的坑洞，述说出了中国史前史的真相。

三星堆无疑可以作为历史的偏旁，释读三星堆就是从历史的偏旁进入史前史的一种考古例证。当然，巨大的历史空白复原或一点实物的显影也令人徘徊因而激动不安！如果把这两个器物坑看作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上的终点，硬塞进传统研究的系统，陶醉于只言片语的浅见，不等于在历史研究的车轮前置放一块巨大的顽石？如果把这两个器物坑看作进入中国历史的起点，那么，就等于把我们的双眼放进了哈勃望远镜——我们将惊奇地发现，一个远远比我们长期生活其中的庞大不知多少倍的宇宙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通过三星堆出土的两只器物坑，通过这只神奇的中国历史的“哈勃望远镜”，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前史，看到更遥远史前历史真相！

002

当我们真的将此两坑作为认识历史的起点，当我们的目光洞烛在这两只历史洞坑深处，一幅幅人类早期活动的历史画面便依次呈现在我们眼前。

大约在 5 万年前，黄色人种出现在青藏高原的北缘，当时为一个总族落，由于气候的变化，他们一步步从山上下到半山及台地，在昆仑山北部一带漂落，并于同期在那一地区培育出了创世的“昆仑神话”。大约在一万年前，这个族团已发展为几十个小型族国，由于气候再次变化，他们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逐步布满了今天的中国版图，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共同培育出来的“昆仑神话”带到哪里，共同的创世神话，衍生出共同的神崇文明体系，共同的图腾，相同的祭祀仪式及其内容在新迁地实践和传播，于是，有了中国的史前文明，并顺理成章、逻辑清晰地摊展出中国古代完整的历史。

于是，通过对这种共同的神崇文明的分析与考证，我们知道了传至今日的古帝序列中有真有假，尧舜以前的古帝实际上均为神明图腾，并非真实的人王；56 个民族原来共出一家；史前庞大的祭祀文化系统的内容、形



成和发展过程；青铜文明早盛于夏代而非商代；有虞氏与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古蜀文明来自夏后代的直接开创；近现代仍此起彼伏且分布极广传统极深的傩戏，来自一个共同的神秘背景；古传的祭祀设施“三台”并不是“三级四方”壇；夏后代故城外的西方为什么要建一座祭台；中国大地上为何有那么多文明符码相近且大有联系的神秘地名……以及许许多多的古史谜案，都在一个新的历史框架中被逐一揭示，显露出真相。

这是一次有关新辟的古史体系的艰难跋涉，我并不保证每一步都走得稳妥而扎实，但求小心与大胆，必需的勇气是足够的。在有缙·蜀族夏末从山东一步步逃跑到四川，并开创了古蜀文明的过程中，另一种有关整个华夏民族温暖的文明的发现也渐次传播开来，不用多说，我指的是从饲蚕一族到丝绸文明的演进。是的，我本人也从这种艰辛的文明之旅中得到了温暖。



目 录



历史的潜望镜（代序）

第一章 青铜时代的迷藏	001
五千年前的一个照面	003
没有文字的哑谜	007
“突然入侵”的青铜器	012
上帝毁掉的模具	015
神龟托负而来的商代	022
回到夏朝	028

001

第二章 飞越故园的昆仑神话	037
大禹在齐鲁	039
蜀族史前居泰安	044
一个部族与第一束丝	046
以青铜的名义	052
我们共同的祖庙	059
一个改变历史的逃跑事件	065
第三章 饲蚕一族的文明之旅	071
蚕丛氏喂养的古蜀	073

目 录

故城头朝东北望	079
地名记录的历史	092
悲壮掩埋的三星堆	099
随周武王伐纣	104
至今使用夏历的汶山羌人	120
织绣丝绸之路的遗民	129
华夏第一夫人	139
第四章 太阳神崇的子孙们	157
神州处处“三星台”	159
华夏戏剧的雏形	171
与神沟通的职业游戏	180
蜀族南迁与泰国人的先祖 ...	190
四川遍地多“罗城”	198
雩祭核心为太阳神崇拜	204
韩国人乃氐羌后裔	212





目 录



虞雉中诞生的娱乐	217
良渚文化乃虞夏文化	223
鱼鳧本越人	232
裸身事雉的云南阿佤族	236
沧源崖画：驱雉的完整图记	244

003

第五章 五十六个民族同宗共祖

.....	255
华夏先祖祖居地溯源	257
楼兰与敦煌：华夏先祖文明的“表皮”	271
华夏先祖大迁徙	280
蒙古族与藏族：原生的昆仑神崇文明化石	285
从河西走廊到仰韶文化	291
华夏两大民族的融合	296
泰山：昆仑圣山的再现	301
华夏民族共祖同源	306



第一章 青铜时代的迷藏

从三星堆进入 5000 年的华夏文明，历史突然在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将所有的青铜时代都托付给了成都平原这两个不起眼的器物坑，天惠及此，仿佛史前文明只此一套模具，在铸造成精美成熟的青铜器以后，毁掉了模式，突然又转身，只留下一个迷藏的照面。

001

坚硬的青铜闪动着历史的金属质的光芒，又仿佛是沉睡数千年的睡眼，即使醒来，又早不知今又何夕，因为，从这些青铜器以火烧水裂的原始方式从远古的危岩绝壁上诞生并渐次成型以来——从来都没来得及记录下一个文字。只有商代才开始制造有文字的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只可能在夏朝去寻找这些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器物，比如，对文明的追根索源远比慨叹它的辉煌重要，这组青铜器产生于何时何地？谁是它的主人？它是做什么用？它记载了文明怎样的变迁……



五千年前的一个照面

数年之后，当我们的目光梭巡于四川广汉一隅的三星堆时，我们一定会感受到穿越华夏文明时空的阳光轻轻地打在我们脸上。这不是有关三星堆——一个沉睡了五千年之久的文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一次复活，事实上，所有地下与地上的文明，包括湮没于记忆之外的种种形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或隐或显的现实参与与继承。当它们在地下潜行既久，一定就会以滔滔汨汨的明流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而当它们在地上爬行既久，直起身来就塑造成了一座座不朽的纪念碑。

003

我们的脚步曾长时间在三星堆博物馆前徘徊，就为着三星堆的名字从此与我们的心脏保持着长久的激动人心的对称！

三星堆地处富饶的成都平原，自古就是一处宜人安居的鱼米之乡。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繁衍，却不知道他们的脚下埋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

20世纪初，广汉中兴乡月亮湾农民燕道城祖孙三人在地里挖水井，无意挖出一块大型石环，由此揭开了探寻沉睡地下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之序幕。

这块大型石环，直径约有一尺五寸，从形制和规模来看，非常类似中原古代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它的发现，立即像找到了通向这个神秘的地下宝库的扣门栓，需知，这样的石环往往出现在大型的国家祭祀活动或中央王朝的祭礼中。既然在此处发现，说明这里古代有一个发达的古国，应当还有丰富的遗址和文物。



消息传出后，这块土地立刻变得拥挤神圣起来。大批的考古学家兴致勃勃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他们为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在这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锄一镐一尺一寸地寻觅着被覆盖了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前赴后继的学者们在这里不断有所发现，发掘出石壁、石环、石斧、玉器和陶片计 6000 余件。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兴奋地在回信中说：“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

“可能是正确的”的假设只是一个初步的断代。80 年代后，三星堆古遗址逐渐显露出冰山一角，身负重任的四川省文博部门组织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夜以继日地在这个遗址上奋战，更大量的石、陶器被发掘出来，2.6 平方公里的古城被揭露，三方的城墙埂子被发现，还有房屋基地、灰坑、墓葬等均被一一昭示。

1986 年 7、8 两月，伴随着一声地动天惊的雷鸣，两个震惊世界的器物坑被发现！坑中满满地盛装着古代的青铜器、金器、玉、石、陶、象牙等器物……这些刚刚重见天日的宝贝在灿烂的阳光下，折射出眩目的光辉。

两坑器物的发现，震动了世界，各媒体竞相在重要位置报道了这一重要发现。1986 年 8 月 23 日，新华社抢先向世界通报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奇迹：“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过去发现的有关巴蜀文化的考古材料仅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次发掘，把巴蜀早期历史推前了一千余年，即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三千年左右。”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等均作了大



量报道。

外国专家、学者纷纷赶往三星堆，谁也无法抵挡这个惊世奇观的诱惑。随后，英国学者戴维·基斯于1987年8月13日在英国《独立报》上发表了《中国青铜雕像无与伦比》的文章。其中充满激动的评价这样描述：“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说，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许多中国领导人也欣然前往参观。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后，喜悦慨言：“中华文明看到5000年是没有问题的。”

5000年文明延续的实物证据就在眼前，从前我们都只是听教科书这样断言，但现在它已大白于天下，就在这两个几千年不为人知的坑中埋着。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坑分为一号坑和二号坑。一号坑长约4.5米，宽2.3米，深1.5米；二号坑长约5.3米，宽2.3米，深1.5米。两坑为同期挖就，两坑的器物也当为一组器物在同时分处埋藏。两坑总容积约36个立方米，共出土器物800余件，其中有400余件青铜器和400余件玉、金、象牙、贝等祭器。即以目测其器物内含的科技水平和文化品位，也可与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两河文明等世界早期人类文明媲美。因而它很快就被誉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005

出土器物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青铜器和纯金器，有长1.42米用纯金包卷的金杖，上面还平雕有戴冠的人头、鸟、鱼图案，为考古史上首次发现；有13具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像，高鼻阔耳，竖目宽嘴，神态各异；其中还有各类青铜面具，青铜



人坐像，青铜鸟、鸡等，极为丰富。还有过去从未见过的、被认为是世界上单件最大的青铜器——高 2.6 米的“青铜立人祭师”高 3.9 米且铸造复杂、蕴含诸多神话故事的“通天神树”；造型奇特，两只眼珠向外伸出十几厘米的“纵目人”面具等等，其造型均生动独特、工艺精良，每一件都为独品！还有“青铜爬龙村形器”、“青铜独角兽”，各类鸟形、鸡形等（这些器物名称均沿用三星堆博物馆的定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么多器物其铸造时间、动机、作用为何？它们当初是如何布挂？由它们复原的形制和文明的形态又该是怎样一幅景象？

我们现在虽然难以体会当初在现场突然发现这些国宝时人们的喜悦，但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去追思和想像！三星堆博物馆已于 1997 年对外开放，供游人欣赏参观。所有从当地出土的实物都展存在馆中。三星堆博物馆造形独特，有别于一切其它的建筑。它的主体建筑是一条自由升腾的螺旋曲线，由底至高，由大到小，旋转三圈。据说设计者是根据出土的“通天神树”的启发而得来的灵感。三星堆博物馆内的布置，更是别具特色。布展者巧妙地利用现代声光技术，以辉煌灿烂的各色光焰托起一件件展品，仿佛用五彩光色镶嵌并支撑起厚重的历史。当你置身其中，既感到庄严凝重，又满目光怪陆离，好像进入了古人祭祀时布置的“天堂”，又好似误入了时空隧道——遥远的历史扑面而来，就在你身边演绎，与你轻声交谈或是对话。



没有文字的哑谜

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以后，研究者蜂拥而至，各种各样的观点也随之产生。有人将其中难解之处总结为几大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目前至少有这样几种观点：一说三星堆文明是蜀内古人土著文明的产物；一说是土著与外来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还有观点认为它们直接来自外来文明的携带。

第二谜，三星堆的古居民是哪个族属？与其文明来源仍无法确定一样，遗址所对应的古居民族属也难以定说。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等，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则差之天远。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怎样？是一种松散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方国？是古蜀文明的独立发展，还是与中原有隶属关系的盟国？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古蜀的青铜文化何时草创？为何不见同期乃至其后很长时期内的同类铜器？广汉周围皆平原，铜矿来自何处？与中原商代文明迥异的青铜器群高超的冶炼技术是谁授予的？其青铜器的独特形制又来自一种什么样的文明？这些高超的青铜技术又为何突然消失？蜀地其它遗址为何没有同类青铜器？

第五谜，三星堆古国怎样产生的？持续了多长时间？辖地有



第一章 青铜时代的迷藏

多大？为何突然消失？为何没有留下任何传说和其它可联系的线索？它为何像是从天而降，又遁地而去？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器物坑属于何种性质？形成于哪个年代？为何要埋入坑中？除了已产生的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器物坑性质的祭祀坑说、墓葬陪葬坑、器物坑说之外，还应该有何种更合符逻辑的假说？

还有许许多多尚待揭示之谜。已出的观点多如牛毛，几乎一个学者一个观点。但迄今为止，也未出现一个较系统且又不矛盾地解释三星堆文明的自圆其说，甚至已出的观点之间相互矛盾与遗址发现的事实也相去甚远。

现有的纷乱如麻的观点为何难以解释三星堆文明之谜？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何让遗址给出的真实情况与这些观点相互协调？新的更加合于科学的假说又该从哪里去寻找真正的谜面？

008

基础工作只有先从概念开始，三星堆遗址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是指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同期古文化遗址；狭义的就是专指三星堆商周时期故城内外及器物坑的遗址，即从三星堆商周时期的故城内外及其友牵连的古代三星堆遗址，我们先从狭义概念入手，并开始我们的探秘之旅。

重要前提是为三星堆文明遗址分期，综合蜀内专家的考证和碳 14 检测报告及文物简报给出的情况来看，三星堆遗址显示出四期不同的文明情况：“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 4740 ~ 4070 年左右；二期年代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 4070 ~ 3600 年左右；三期时代相当于商代中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 3600 ~ 3200 年左右（一说在 3600 ~ 3000 年左右）；四期时代大约处在商末周初，测定年代约在距今 3100 ~ 2875 ± 80 年。这样，通过十年的发掘研究，我们已经认识了从距今约 4800 年前到 3000 年左右的两千年间，在三星堆地区